DOI:10.16016/j.2097-0927.202305073

军校医学生群体认同缓解死亡焦虑: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郑莹灿[1],杨卓娅[2],朱梦音[1],杨国愉[1] 400038 重庆,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医学心理系:军人发展心理学教研室[1],基础心理学教研室[2]

[摘要] **目的** 探讨军校医学生群体认同对死亡焦虑的影响,以及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在其中的链式中介效应。**方法** 于2021年7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开展心理测评,通过问卷星收集360名某军校学员数据。测评工具包括死亡焦虑量表(Templer Death Anxiety Scale,T-DAS)、群体认同量表(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Questionnaire)、罗森博格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Revised,RSES-R)、集体自尊量表(Collective Self-Esteem Scale)。**结果** ①死亡焦虑得分为1.00~4.33分(M=2.60)。②群体认同、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与死亡焦虑均呈显著负相关(r=-0.56~-0.21,P<0.01);群体认同、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42~0.68,P<0.01)。③群体认同显著负向预测死亡焦虑(b=-0.21,SE=0.02,P<0.001)。④群体认同和死亡焦虑之间存在3种中介效应:群体认同→个体自尊→死亡焦虑、群体认同→集体自尊→死亡焦虑、群体认同→个体自尊→集体自尊→死亡焦虑,总间接效应为-0.17。**结论** 群体认同能够负向预测军校医学生的死亡焦虑,且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在两者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关键词] 军校医学生;群体认同;死亡焦虑;个体自尊;集体自尊
[中图法分类号] R192;R395.1;R395.6 [文献标志码] A

Group identification alleviates death anxiety in military medical students: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and collective self-esteem

ZHENG Yingcan[1], YANG Zhuoya[2], ZHU Mengyin[1], YANG Guoyu[1] [1]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of Armyman, [2]Department of Basic Psychology, Faculty of Medical Psychology,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on death anxiety among military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s of self-esteem and collective self-esteem. **Methods** Cluster sampling was conducted to survey the students in a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in July, 2021, and finally survey data from 360 participant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WeChat Mini Program, Questionnaire Star. The Questionnaires included Templer Death Anxiety Scale (T-DAS),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Questionnair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Revised (RSES-R), Collective Self-Esteem Scale and a self-designed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①The score of death anxiety in the participants ranged from 1.00 to 4.33 (M=2.60). ②The scores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self-esteem and collective self-esteem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ath anxiety (r=-0.56~-0.21, P<0.01).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were observed in any 2 scores among the above 3 scores (r=0.42~0.68, P<0.01). ③ Group identification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ed death anxiety (b=-0.21, SE=0.02, P<0.001). ④ There were 3 mediation effects between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death anxiety: group identification→self-esteem→death anxiety, group identification→collective self-esteem→death anxiety, group identification→self-esteem→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2019BS082)
[通信作者] 杨国愉,E-mail:gyyang0122@foxmail.com

2097-0927/Copyright © 2024,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这篇开放获取文章遵循CC BY许可协议(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collective self-esteem→death anxiety, with a total indirect effect of -017. **Conclusion** Group identification can negatively predict death anxiety among military medical students, and self-esteem and collective self-esteem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m.

[**Key words**] military medical students; group identification; death anxiety; self-esteem; collective self-esteem

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of Doctoral Social Science Program of Chongqing (2019BS082). Corresponding author: YANG Guoyu, E-mail: gyyang0122@foxmail.com

2020年12月教育部指出国家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生死教育问题[1]。COVID-19已造成全球超600万人的死亡,疫情的快速传播和高致死率使得人们的死亡焦虑呈现增高趋势[2-4]。死亡焦虑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包括对死亡的消极想法和恐惧情绪[5],且与负性情绪密切相关,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6-7]。不同人群感受到的死亡焦虑存在差异。有研究报道,与老年人比较,年轻人的死亡焦虑更高[8]。此外,由于职业原因,医学院校的学生会经历更多与疾病死亡相关的负性事件,死亡焦虑较高[9]。也有研究显示,普通军人的死亡焦虑与一般群众无差异[10]。因此,考虑年龄因素,并结合医学职业和军人身份的特殊性,有必要对军校医学生的死亡焦虑情况进行考察并探究缓解机制,以提高部队医疗队伍的心理健康水平。

群体认同是指个体将所属群体成员的身份融入到自我概念中的程度。人们对群体的认同感越强,越能感受到自己与群体的紧密联结[11]。研究发现,群体认同可以通过亲密关系和自尊的链式中介效应缓解人们的死亡焦虑[12]。军人作为一个强调集体荣誉感的群体,具有较高的群体认同。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认为,自尊可以帮助个体适应环境,减轻和缓解因恐惧死亡而产生的焦虑情绪[13]。个体形成自尊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群体认同[14]。因此,较高的群体认同会带来较高的个体自尊,死亡焦虑程度就会相应降低。集体自尊来源于个体对所属群体价值的评价,以及评价所带来的感受[15]。它不仅强调人们对自己在群体价值中的自身评估,还强调集体认同[16-17]。因此,个体自尊会影响集体自尊,群体认同也是集体自尊的重要来源。研究表明集体自尊可以帮助个体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有助于维持人们的心理健康[16-17]。因此,本研究推测:对于军校医学生来说,其职业和身份特点使得他们具有较高的群体认同,从而缓解了死亡焦虑;且自尊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对某军医大学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考察军校医学生的死亡焦虑和群体认同的水平和特点,探究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在学生群体认同和死亡焦虑之间的作用。研究结果将为增强军校医学生群体凝聚力、提升学生自尊水平以及军校开展生命意义教育等提供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以某军医大学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利用问卷星线上收集问卷。共发放问卷360份,回收有效问卷360份,问卷回收有效率100%。被试年龄范围在18~28(22.23±1.73)岁,其中男性286人,女性74人。本研究已通过某军医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核(2022第02-01)。

1.2 测量工具

1.2.1 死亡焦虑量表(Templer Death Anxiety Scale,T-DAS) 该量表由TEMPLER等[18]于1970年编制,中文版由杨红等[19]于2013修订,分为4个维度(情感、压力与痛苦、时间意识和认知),分别考察与死亡相关的情感和情绪体验、由疾病带来的死亡压力与痛苦、意识到生命的短暂性和有限性、对死亡的情绪记忆4个方面所产生的死亡焦虑。共15个项目,其中6个项目反向计分;量表采用5级评分(1分:非常不同意,5分: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示感受到的死亡焦虑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

1.2.2 群体认同量表(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Questionnaire) 由STEPHAN等[20]于2002年编制,共包含8个项目,量表采用李克特7点评分(1分:一点也不同意,7分: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示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7。

1.2.3 罗森博格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Revised, RSES-R) 该量表由于ROSENBERG等[21]于1965年编制,共包含10个条目,采用李克特4级评分(1分:非常不同意,4分:非常同意),以总分反映个体自尊水平,分值越高,自尊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1.2.4 集体自尊量表(Collective Self-Esteem Scale) 由LUHTANEN和CROCKER[15]于1992年编制,李永鑫等[23](2008)修订中文版,共包含16个项目,包括

成员资格自尊、私密性集体自尊、公众性集体自尊和身份重要性4个维度,每个维度由4道题构成,典型的条目有:“在我所属的学校中,我是有价值的一员;一般来说,我很高兴成为我所属学校的一员”。每道题采用5级评分,评定分数1(非常反对)~5(非常赞同),以总分反映集体自尊水平,分数越高代表被试的集体自尊得分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及Pearson相关分析、信度分析(Cronbach's α系数)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群体认同高、低分组学员的死亡焦虑得分差异。使用HAYES[24](2013)编制的SPSS宏(PROCESS is written by ndrew F. Hayes, http://www.afhayes.com)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和比较。检验水准:$\alpha=0.05$。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25]。将所有问卷项目整合后,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分析得出的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率为32.67%,小于临界值(40%)。因此,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 结果

2.1 各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和相关分析

死亡焦虑量表的得分为1.00~4.33分,平均2.60分。群体认同的得分为1.00~7.00分,军校医学生的个体自尊得分为1.80~4.00分,集体自尊为1.14~5.00分。各变量的得分平均值和标准差见表1。对各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死亡焦虑、群体认同、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均存在相关关系。群体认同、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与死亡焦虑均呈显著负相关($r=-0.21$, $P<0.01$; $r=-0.56$, $P<0.01$; $r=-0.50$, $P<0.01$);群体认同与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均呈显著正相关($r=0.42$, $P<0.01$; $r=0.60$, $P<0.01$);个体自尊与集体自尊也呈显著正相关($r=0.68$, $P<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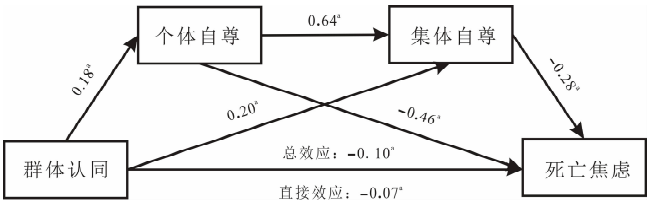
表1 军校医学生各研究变量的评分情况($n=360$,$\bar{x}\pm s$)

变量	评分
死亡焦虑	2.60±0.61
群体认同	5.55±1.30
个体自尊	3.18±0.55
集体自尊	3.64±0.68

2.2 群体认同和死亡焦虑之间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

群体认同显著地负向预测死亡焦虑($b=-0.21$, $SE=0.02$, $P<0.001$),支持了假设1,群体认同对死亡焦虑存在负向效应。

采用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6进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以群体认同为自变量,死亡焦虑为因变量,个体自尊、集体自尊为链式中介变量,路径系数如图1所示。整个回归方程显著,$R^2=0.04$, $F(1.358)=16.27$, $P<0.001$。用Bootstrap抽样的方法(重复抽样5 000次)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表2),结果表明,以个体自尊为中介变量的路径间接效应为-0.09(95%CI:-0.11~-0.05),以集体自尊为中介变量的路径间接效应为-0.06(95%CI:-0.09~-0.03),以个体自尊与集体自尊为中介变量的路径间接效应为-0.02(95%CI:-0.06~-0.01),所有间接效应合计-0.17(95%CI:-0.21~-0.13),个体自尊与集体自尊在群体认同对死亡焦虑的负向效应中的链式中介作用成立。



a:$P<0.01$

图1 个体自尊与集体自尊在群体认同对死亡焦虑效应中的链式中介作用

表2 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在群体认同影响死亡焦虑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值	Boot标准误	Boot CI下限	Boot CI上限	相对中介效应
总间接效应	-0.17	0.02	-0.21	-0.13	
间接效应1	-0.09	0.02	-0.11	-0.05	52.94%
间接效应2	-0.06	0.01	-0.09	-0.03	35.29%
间接效应3	-0.03	0.01	-0.06	-0.01	17.65%

Boot标准误、Boot CI下限和Boot CI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CI的下限和上限;间接效应1:群体认同→个体自尊→死亡焦虑;间接效应2:群体认同→群体自尊→死亡焦虑;间接效应3:群体认同→个体自尊→群体自尊→死亡焦虑。

3 讨论

由于职业特殊性和高死亡唤醒度,医学院校的学生会经历更多与疾病、死亡相关的负性事件,军人群体也会面临更多与灾难、战争相关的信息,考察军校医学生的死亡焦虑以及缓解策略尤为重要。

3.1 军校医学生死亡焦虑较低

本研究中,军校医学生的死亡焦虑平均分为2.60分,不仅低于地方大学生的死亡焦虑(重庆市:3.02分,贵阳市:3.07分)[6,26],且低于普通医学院校学生[9,26-27]。既往研究发现,相比其他专业学生,医学专业学生表现出更高的死亡焦虑。但本研究发现,军校医学生并没有表现出更高的死亡焦虑。相反,还表现出低于非医学专业和地方院校大学生的死亡焦虑水平。这可能和军人这一特殊的职业身份有关系。既往研究也发现,虽然军人是一种高危职业,但军人的死亡焦虑水平低于普通民众和其他高危职业(如高空作业人员)[10]。军人作为高危职业人群,对死亡有更真切的感受,但日常严格的训练和管理使他们具备了过硬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因此呈现出较低的死亡焦虑水平。本研究结果证实了群体认同对死亡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以及自尊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推测军校医学生较高的群体认同和自尊是缓解其死亡焦虑的有效因素。

3.2 群体认同对死亡焦虑的缓解作用

与已有研究[12]结果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群体认同可以负向预测死亡焦虑,群体认同感越高,其对死亡的焦虑程度就越低。社会分类理论认为,群体认同来源于人类的2个基本动机:分别是减少不确定性和自我提升。而对未来、死亡和自我的不确定性恰恰是造成死亡焦虑的重要因素。TMT理论认为,加入社会群体,捍卫文化信仰体系,是人们抵御面对死亡所产生的恐惧的一种重要防御机制。与死亡凸显相关的恐惧会增强人们在群体内的心理投资[28],提升群体认同,以保护死亡凸显带来的焦虑和威胁感[29-30]。群体作为提供不朽感的直接手段,当自我的各个方面与群体共享时,自我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上延伸到一个人的死亡之外[31]。归属感理论也提出,死亡焦虑源于死亡对个体归属感的威胁,增强归属感能起到缓解死亡焦虑的作用;归属感的升高还可以缓解自杀意念[32]。人们对内群体的认同感越强,越能感受到自己与群体的紧密联结[11]。军人是一个强调集体生活的群体,相比地方大学学生[33],军校学员具有更高的群体认同。这可能也是造成军校医学生较低死亡焦虑水平的原因之一。提示可通过提升对所属群体的认同,来降低人们的死亡焦虑。

3.3 个体自尊与集体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自尊是死亡焦虑的重要防御机制之一。当个体认为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时,说明他具有较高的自尊,因此相伴随的死亡焦虑能得到缓解[34-35]。研究表明,与高自尊人群相比,自尊较低的个体在面对死亡时,会表现出更多的防御行为[36-37]。有关肺癌患者的研究显示,如果该患者具有较高的自尊水平,在面对死亡时可采取更成熟的心态,从而有效缓解死亡焦虑;而低自尊的患者则会对消极方面给予更多的注意,从而表现出更高的死亡焦虑[38]。研究发现,军校医学生的自尊显著高于一般医学生[27]。因此,军校表现出了更低的死亡焦虑水平。

自尊来源于人们对自身价值感和意义感的确认方式,群体认同是自尊的重要来源,尤其是集体自尊,更是与群体认同息息相关。积极的自尊有助于人类寻找生命的意义,实现自我超越。自尊是通过对文化和群体价值观的追求而形成的,人们对一个群体的认同感越强,他们就越会基于这个群体的价值观来塑造自己的行为和观念,从而获得更高的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体认同可以提高自尊,从而进一步减少与死亡相关的任何焦虑[39]。军人这一职业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感和意义感,而个体感受到的生存价值和意义感是自尊的重要来源之一,军队的集体荣誉感带给军校学生更高的集体自尊,而较高的个体自尊也会让学生对自己所属群体更具认同感,从而进一步提升集体自尊。在提升自尊的过程和在融入军队这一集体的同时,学生感受到了生命和未来的意义,从而缓解了对未知和死亡的担忧和焦虑。正如本研究结果所示,在群体认同对死亡焦虑的缓解作用中,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起到了链式中介效应。

本研究尚有不足之处:虽然本研究发现与以往研究中一般医学生相比,军校医学生的死亡焦虑水平较低,但由于被试选取的地域较为有限,样本的代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未来研究应更好地控制相关变量,以得出更稳定的比较结果;其次,以往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生活满意度、希望感等因素都是缓解死亡焦虑的重要因素[8,27,34],未来研究应加入更多变量,探究军校医学生死亡焦虑的最佳缓解路径;最后,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无法考察随着年级、实习经历的丰富,军校医学生群体认同、死亡焦虑以及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军校医学生具有较高的自尊和群体认同,并具有较低的死亡焦虑水平;研究结果证实群体认同对死亡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以及自尊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这提示自尊和凝聚力是缓解军校医学生或部队战士死亡焦虑的有效途径,为以后

开展生死教育,提高正确生死观,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275号(教育类118号)提案答复的函[EB/OL]. (2020-12-09)[2023-03-10].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szs/202101/t20210119_510327.html.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tter of reply to Proposal No. 1275 (Education Category No. 118) of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13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EB/OL]. (2020-12-09)[2023-03-10].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szs/202101/t20210119_510327.html.

[2] KOLA L, KOHRTB A, HANLON C, *et al*. COVID-19 mental health impact and responses in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reimagining global mental health[J]. Lancet Psychiatry, 2021, 8(6): 535-550. DOI: 10.1016/S2215-0366(21)00025-0.

[3] NASERA Y, DAHMASH E Z, AL-ROUSAN R, *et al*.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during 2019 coronavirus disease outbreak in Jordan: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Brain Behav, 2020, 10(8): e01730. DOI: 10.1002/brb3.1730.

[4] MORENO C, WYKES T, GALDERISI S, *et al*. How mental health care should change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J]. Lancet Psychiatry, 2020, 7(9): 813-824. DOI: 10.1016/s2215-0366(20)30307-2.

[5] ÖZERÖ, ÖZKAN O, ÖZMEN S, *et 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 of COVID-19 perceived risk on death anxiety,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Omega, 2023, 87(2): 572-590. DOI: 10.1177/00302228211026169.

[6] 周仁会, 郭成, 杨满云, 等. 死亡焦虑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链式中介模型及其性别差异[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 27(1): 143-147.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9.01.029.
ZHOU R H, GUO C, YANG M Y, *et al*. Effects of death anxiety on life satisfaction: a chain mediating model and its gender difference[J]. Chin J Clin Psychol, 2019, 27(1): 143-147.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9.01.029.

[7] JUHL J, ROUTLEDGE C. Putting the terror in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J]. Curr Dir Psychol Sci, 2016, 25(2): 99-103. DOI: 10.1177/0963721415625218.

[8] LUO S Y, ZHU Y Y, FAN L Y, *et al*. Resting-state brain network properties medi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oxytocin receptor gene and interdependence[J]. Soc Neurosci, 2020, 15(3): 296-310. DOI: 10.1080/17470919.2020.1714718.

[9] 吴利平, 陈利平, 徐晔. 医学生死亡焦虑及生命意义感问题调研及对策研究[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22, 39(6): 467-470.
WU L P, CHEN L P, XU Y. Investigation on the issu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death anxiety and sense of life meaning of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J]. Chin Health Serv Manag, 2022, 39(6): 467-470.

[10] 王俊晖, 陈禹, 姚之涵, 等. 高死亡唤醒职业人群的死亡态度调查研究[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3): 88-92.
WANG J H, CHEN Y, YAO Z H, *et al*.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n death attitude of occupational population awakened by high death[J]. J South China Norm Univ Soc Sci Ed, 2016(3): 88-92.

[11] HOGG M A, SHERMAN D K, DIERSELHUIS J, *et al*. Uncertainty, entitativity, and group identification[J]. J Exp Soc Psychol, 2007, 43(1): 135-142. DOI: 10.1016/j.jesp.2005.12.008.

[12] XIAO Z L, ZHAO Y F, ZHENG Y C, *et al*. The effect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on death anxiety: the chain mediation role of close relationships and self-esteem[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22, 19(16): 10179. DOI: 10.3390/ijerph191610179.

[13] BECKER E. Thedenial of death[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125. DOI: 10.1525/9780520949454-050.

[14] CHITTARO L, SIONI R, CRESCENTINI C, *et al*. Mortality salience in virtual reality experiences and its effects on users' attitudes towards risk[J]. Int J Hum Comput Stud, 2017, 101: 10-22. DOI: 10.1016/j.ijhcs.2017.01.002.

[15] LUHTANEN R, CROCKER J. A collective self-esteem scale: self-evaluation of one's social identity[J]. Pers Soc Psychol Bull, 1992, 18(3): 302-318. DOI: 10.1177/0146167292183006.

[16] GUPTA T, ROGERS-SIRIN L, OKAZAKI S, *et al*. The role of collective self-esteem on anxious-depressed symptoms for Asian and Latino children of immigrants[J]. Cultur Divers Ethnic Minor Psychol, 2014, 20(2): 220-230. DOI: 10.1037/a0035022.

[17] HASSAN G, ROUSSEAU C, MOREAU N. Ethnic and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the multifaceted role of religiosity and collective self-esteem[J]. Transcult Psychiatry, 2013, 50(4): 475-492. DOI: 10.1177/1363461513495586.

[18] TEMPLER D I. The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Death Anxiety Scale[J]. J Gen Psychol, 1970, 82(2d Half): 165-177. DOI: 10.1080/00221309.1970.9920634.

[19] 杨红, 李艳琳, 姚秋丽, 等. 中文版死亡焦虑量表的应用及对死亡教育的启示[J]. 护理学杂志, 2013, 28(21): 64-67. DOI: 10.3870/hlxzz.2013.21.064.
YANG H, LI Y L, YAO Q L, *et al*. Applic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empler-Death Anxiety Scale: enlightenment for death education[J]. J Nurs Sci, 2013, 28(21): 64-67. DOI: 10.3870/hlxzz.2013.21.064.

[20] STEPHAN W G, BONIECKI K A, YBARRA O, *et al*. The role of threats in the racial attitudes of blacks and whites [J]. Pers Soc Psychol Bull, 2002, 28(9): 1242-1254. DOI: 10.1177/01461672022812009.

[21] ROSENBERG M.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M]. Princeton, NJ: University Press, 1965. DOI: 10.2307/2575639.

[23] 李永鑫,薛松.集体自尊量表在大学新生中的信度、效度检验[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8, 17(8):2. DOI:10.3760/cma.j.issn.1674-6554.2008.08.041.
LI Y X, XUE 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ollective self-esteem scale in freshman[J]. Chin J Behav Med Sci, 2008, 17(8):2. DOI:10.3760/cma.j.issn.1674-6554.2008.08.041.

[24] HAYES A F.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3.

[25] 周浩, 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6): 942-950. DOI: 10.3969/j.issn.1671-3710.2004.06.018.
ZHOU H, LONG L R. Statistical remedies for common method biases[J]. Adv Psychol Sci, 2004, 12(6): 942-950. DOI: 10.3969/j.issn.1671-3710.2004.06.018.

[26] 万英, 李兵, 刘友琴, 等.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贵阳市女大学生死亡焦虑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22, 39(1): 61-65.
WAN Y, LI B, LIU Y Q, *et 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ath anxiety among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Guiyang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J]. Chin Health Serv Manag, 2022, 39(1): 61-65.

[27] 史素娟, 刘琰, 王安冉, 等. 医学生自尊与死亡焦虑的关系: 希望感的中介作用[J]. 心理月刊, 2020, 15(22): 1-4. DOI: 10.19738/j.cnki.psy.2020.22.001.
SHI S J, LIU Y, WANG A R,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death anxiet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nse of hope[J]. Psychologies, 2020, 15(22): 1-4. DOI: 10.19738/j.cnki.psy.2020.22.001.

[28] SANI F, HERRERA M, BOWE M. Perceived collective continuity and ingroup identification as defence against death awareness[J]. J Exp Soc Psychol, 2009, 45(1): 242-245. DOI: 10.1016/j.jesp.2008.07.019.

[29] HERRERA M, SANI F. Why does ingroup identification shield people from death anxiety? [J]. Soc Psychol, 2013, 44(5): 320-328. DOI: 10.1027/1864-9335/a000128.

[30] HOHMANZ P, HOGG M A. Fear and uncertainty in the face of death: the role of life after death in group identification[J]. Euro J Social Psych, 2011, 41(6): 751-760. DOI: 10.1002/ejsp.818.

[31] KHOO B L Z, SEE Y H M. Mortality salience and evaluations of in-group versus out-group critics: the role of criticism legitimacy and perceived threat[J]. Euro J Social Psych, 2014, 44(3): 242-254. DOI: 10.1002/ejsp.2012.

[32] LINK J, SAVANI K, ILIES R. Doing good, feeling good? The roles of helping motivation and citizenship pressure[J]. J Appl Psychol, 2019, 104(8): 1020-1035. DOI: 10.1037/apl0000392.

[33] 邹珉玥, 孙永健, 赵玉芳. 群体认同预测群际威胁: 个体自尊与集体自尊的作用[J]. 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 2016, 13(4): 4-9. DOI: 10.11986/j.issn.1673-873X.2016.04.001.
ZOU M Y, SUN Y J, ZHAO Y F. Group identity predicts intergroup threat: roles of individual self-esteem and collective self-esteem[J]. Health Med Res Pract, 2016, 13(4): 4-9. DOI: 10.11986/j.issn.1673-873X.2016.04.001.

[34] 郭玮, 张兵华, 付友兰, 等. 老年人生命意义、自尊对死亡焦虑的影响[J]. 护理研究, 2020, 34(5): 922-924. DOI: 10.12102/j.issn.1009-6493.2020.05.043.
GUO W, ZHANG B H, FU Y L, *et al*. Influence of life meaning and self-esteem on death anxiety in the elderly[J]. Chin Nurs Res, 2020, 34(5): 922-924. DOI: 10.12102/j.issn.1009-6493.2020.05.043.

[35] 周立娜, 吴金道, 郭韵. 肝胆外科护士死亡焦虑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医药导报, 2021, 18(35): 58-62. DOI: 10.3969/j.issn.1672-9676.2020.18.010.
ZHOU L N, WU J D, GUO Y. Investigation on death anxiety of nurses in hepatobiliary surgery and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J]. China Med Her, 2021, 18(35): 58-62. DOI: 10.3969/j.issn.1672-9676.2020.18.010.

[36] HARMON-JONES E, SIMON L, GREENBERG J, *et al*.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and self-esteem: evidence that increased self-esteem reduces mortality salience effects[J]. J Pers Soc Psychol, 1997, 72(1): 24-36. DOI: 10.1037//0022-3514.72.1.24.

[37] 谢金泉. 死亡凸显效应下内隐自尊对死亡焦虑的影响[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8.
XIE J Q. The influence of implicit self-esteem on death anxiety under the effect of death prominence[D]. Chengdu: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2018.

[38] 陈淑娟, 胡成文, 丁娜, 等. 肺癌病人自尊与死亡焦虑的相关性研究[J]. 护理研究, 2018, 32(4): 661-664. DOI: 10.3969/j.issn.1009-6493.2018.04.053.
CHEN S J, HU C W, DING N, *et al*. Correlative research between self-esteem and death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J]. Chin Nurs Res, 2018, 32(4): 661-664. DOI: 10.3969/j.issn.1009-6493.2018.04.053.

[39] HOHMANZ P, HOGG M A. Mortality salience, self-esteem, and defense of the group: mediating role of in-group identification[J]. J Appl Soc Psychol, 2015, 45(2): 80-89. DOI: 10.1111/jasp.12277.

(**收稿**:2023-05-04;**修回**:2023-09-04)

(编辑 张艺霖)